

想而知。加之也门北部地区部落割据、战事频仍，大小规模的武装冲突、部落仇杀又迫使工程时断时续，因而这条路一修就是十年。今天，年长的也门人还称它为“革命之路”、

“合作之路”、“友谊之路”。它确实像一条动脉，将闭塞的北部山区与也门其他地区贯通起来，源源不断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也门首都萨那。

也门之旅

[科威特] 莱伊拉·奥斯曼 李海鹏 译

萨那的黎明绣满了羞涩的晨光，长夜过后的晨露驱散了我长途跋涉的疲惫。

当我走下机场大厅门外的扶梯，就看到一面写着名字的牌子，心中顿感释然，被饥饿和焦虑折磨的神经也略感轻松。

我随兴所致，在萨那老城和市场里踱步。看看这座老城、这些集市吧，你便不会困惑于我对也门的一往情深了。在遥远的乡镇及萨那老城里，彼此连体的泥坯民居鳞次栉比。这些建筑朴质的气质，绝不含一丝造作的现代装饰；看它们那陈旧的外衣，颜色、气味一如既往。逼仄的小巷尽是光着脚尽情玩耍的孩子们，在这里他们不会沉溺于网络而死气沉沉。民居旁便是牛羊、鸡鸭的畜圈，发散出自然的气味。妇女们坐在门前的石级上，目光追随着川流不息的游人，注视着来往的一切。是的，不单是这个地方，善良的也门人民淳朴得犹如溪流中的清泉。在也门你会爱上你所看到的每一张脸，因为他们用来迎接你的是会心的微笑，他们的爱和交往不含矫饰，而是诚心为客人而欢乐。

我在也门萨那老城游览的第一站便是叫“也门之门”的老市场。走进大门，我不由得想起“老科威特”的“达伊支市场”和“瓦支弗市场”，一股亲切之情油然而生。科威特那两座古老的市场早已被移除了，而这座老市场不但逃此厄运，更成为各国游客共同的目的地。表面看来，老城的这些市场似乎大同小

异，而实际上每座市场无论建筑形式，还是商品都独具特色。“也门之门”市场以精美的银器、首饰著称，而色调和谐的彩绣“晒拉”（本意为披风）、历史悠久的香料熏香炉和本地特产“杜阿尼”蜂蜜也同样闻名遐迩。买些什么呢？我真有些不知所措。每件小小的工艺品都吸引着我，让我欲罢不能，乃至那小小的“平边扫帚”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。市场里，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也门人的内心是高傲的，尽管需要顾客，这些店铺的老板也决不会缠住顾客不放。如果你对他们的招揽置之不理，他们不会气急败坏；如果你进了他们的店铺而没有找到心仪的商品，他们还会真诚地把你领到另一家店铺。同时，也门人又不失聪慧与幽默，他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施展动人的“调情”语言，但又绝无污言秽语；他们更不会趁行人拥挤而顺手揩油。他们热情慷



蒙面纱的也门妇女

慨,你买完自己所需的東西后,他们常会送你一件小小的手工艺品作为礼物,正可谓“礼轻情义重”。在也门,令人难忘的市场数不胜数,“也门之门”市场只是其中之一,在那里,任何浮过你眼眶的景象无不令人难忘,而你用相机定格下的也无不沉淀着也门特殊的美:她的建筑,她的手工艺品,以及她的人民。

后来,穆盖里哈博士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晚宴。“痛苦啊,又是千篇一律的饭店自助餐……”心里这样想着,车还没开动我似乎已毫无胃口。可一到目的地,我那萎缩的胃口马上又卷土重来:那不是一座饭店,而是朴质的也门餐馆。首先端上来的是也门的圆饼“鲁鲁支”;接下来的第一道菜是“阿格达”,即一种拌有捣碎的肉的蔬菜沙拉;随后是“赛侯格”——一种混有肉豆蔻的奶酪;然后是各种炉火烤鱼,很像著名的伊拉克烤鱼。最后的甜点有两种,一种称为“盖斯阿”,即撒着小豆蔻的面包屑,还有一杯天然蜂蜜。

一顿丰盛的也门大餐后,我们稍作歇息,便在主人的邀请下前往卡特坊。对于也门所独有的卡特坊,我一直好奇而神往:卡特——这种植物长的什么模样,味道又如何?它又怎样被人在嘴里一嚼就是几个小时呢?它究竟是一种禁忌的毒品,还是和水烟一般仅为一种消遣方式?种种疑问纷至沓来。一路上,同去的朋友便忙不迭地相互询问:“你以前尝过它吗?想不想试试呢?”众人的答复不尽相同。但走进卡特坊的一瞬间,一切争论都戛然而止。卡特坊远比我们想象的豁然,客人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,每个人面前放的一束束嫩枝俨然就是卡特!我原来想象卡特叶的外形可能类似茴香或者香菜,而我看到的卡特却是一根根枝条。实际上,卡特树身高大,底叶大而硬、顶叶小而软。

意大利人有句俗语:“到了罗马,就像罗马人那样做吧。”然而在尝试之前,我们还是相视而笑、低语踌躇了片刻。我把两片嫩叶放入口中,轻轻咀嚼,顿感满口的苦味,其中

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。难捺那股苦味,我终于还是把它吐在纸巾里——面前有供人吐出卡特的缸,我竟没注意到。说实话,“大嚼”卡特非但不能吸引我,相反总引起我阵阵干呕。当然,卡特坊不只是也门人嚼卡特消磨时间的地方,它更像一个文艺的、政治的沙龙,这里,新鲜的话题总是层出不穷,男人们各抒己见,常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意见。

卡特坊并非仅限于男人。然而,在也门男女混坐的情况毕竟极少见,因此有专供妇女聚会的女性卡特坊。当我们几位女客人单独聚在一间卡特坊里时,房间里的光景又不同于前。虽然仍是片刻前所见的那几张面孔,但在放下面纱、卸妆之后,披着秀发,身着艳丽服饰的妇女们才真正展示了她们天使般的美。女性卡特坊不同于男性卡特坊,同样是席地而坐,在女性卡特坊里卡特被放在透明的尼龙杯里供食用,因为“女人总有她们的气场”。

也门悠久的建筑艺术在哈达拉毛谷地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。谷底位于一块枣椰林与其他当地珍贵植物掩映的绿洲中部。在它那时而宽敞时而逼仄的街道上,你既会欣赏到优美的建筑,又能看到精致的古城门。房屋内部的布置极为考究,但凡人们所奢望的——精美的家具、铺陈着也门织毯的靠椅以及镶着彩色玻璃的小窗——皆应有尽有;置身其中,便仿佛进入了山鲁佐德(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女主角)故事中的幻境。当然,当地人身上也并不失也门人特有的好客情结,我们进入的每个房间都摆满了各式甜点和水果。

稍作休息后,我们便径直前往希巴姆,参观那里古老的建筑遗迹。希巴姆城位于哈达拉毛省,人口约五万。城中有四处文化遗址,其中一处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徒步穿行于逼仄的土路小巷之中,最吸引人的便是两旁侧立的泥坯民

居。这里每家每户都保留着畜圈,路上的烟尘混杂着畜圈的气息,别有一番风味。优美的建筑,以及那些尾随身后的孩子们,让你浑然不觉道路的狭窄。这些孩子大多都赤足走在地上,让我不由想起自己在科威特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我们在城中环绕了一周,便进了一所博物馆模样的民居;但其中陡立的台阶、局促的空间却让我和其他一些女士都望而却步。我们只登上民居的一层,便出来和那些孩子们坐在外面的石阶上。和孩子们待在一起,我最乐意不过。我给他们拍照片,和他们合影。当我要求他们给我唱一支歌时,他们竟



也门老夫妻

唱起了我们的国歌,“科威特,生命的象征;科威特,明亮的火炬。”我又让他们背诵一段《古兰经》,我也和他们一起默诵。一个孩子背到“库尔西”一节时稍有迟疑,我便代他补充完整。这个孩子却很奇怪地问道:“你这个不信道者怎么会背诵《古兰经》呢?”我便说:“你怎么就宣判我是‘不信道者’呢?”那孩子就回答说:“因为你出门不带面纱。”虔诚的穆斯林可能为此而窃喜,因为一个孩子竟在信仰方面给我上了一课。

在台尔亚姆城,我们还听到了民间诗歌,欣赏到了也门著名的民间音乐和舞蹈。每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,也门人都会用诗

歌、音乐、舞蹈向客人展示当地的艺术,台尔亚姆自然也不例外。接待我们的民间艺术团用它们的民歌和谐语驱散了我们的疲惫,激起了所有人心中的欢愉,甚至使我们忘却了在满布石子的土路上行走的艰辛……

接下来等着我们的是个巨大的惊喜——乘专机来到位于阿拉伯海中央的梦幻般的也门索科特拉岛。我满怀着巨大的憧憬,因为我坚信:他们不会让我们为平常旅行中的常见景致而如此辛苦辗转。这一点在机场就得到了印证:迎接我们的是一辆吉普车,车上的大量饮用水和面巾纸显然是为长途跋涉而备。最初一刻钟的时间,吉普车驶过的路面尚铺设平整。山回路转后,我们前进的道路却大异于前。逼仄的小路上乱石密布,吉普车在一条可怖的谷地里穿行,一边是连山和低矮的树丛,另一边却可望到深暗的海色。那一刻,我心中竟充满悲悯——尽管行程崎岖、满路尘埃,但我觉得仿佛来到了一块神圣的净土:是至慈的真主特地将她采撷、赠给幸福的也门。任何描绘和语言——乃至诗歌,都不足以展现这座小岛的美。

飞奔的吉普车终于停了下来,原来在一丛树下已事先铺好了地毯和毡子。一下车,我们便像一群小鸟一样飞散,从一处美景跳到另一处美景。空中还飘着牛毛细雨,徐徐微风夹来一丝凉意,正好恢复了我们的精神和体力。

我们散开在岛上,如痴如醉地拍着各种照片;散布在身边的一丛丛“兄弟血”树,更使我们有一种身处幻境的感觉。这是怎样奇怪的一种树啊!如果说它那多叶的树冠是一个小女孩的头,那她的发髻一定是最出色的理发匠修剪的!你若用指甲轻轻割开树干,就会看到如鲜血般殷红的树汁留下来,“兄弟血”——它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。

